

THE WINSTON EFFECT

温斯顿特效



THE ART AND HISTORY OF STAN WINSTON STUDIO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的艺术历程

[美] 乔迪·邓肯 著 夏彤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温斯顿特效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的艺术历程

[美] 乔迪·邓肯 著

夏彤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7-576
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斯顿特效: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的艺术历程 / (美) 邓肯著; 夏彤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5

ISBN 978-7-5100-7789-0

I. ①温… II. ①邓… ②夏… III. ①电影特技—研究 IV. ①J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784 号

THE WINSTON EFFECT: THE ART AND HISTORY OF STAN WINSTON STUDIO

BY JODY DUNCAN, FOREWORD BY JAMES CAMERON

Copyright: © 2006 BY JODY DUNC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ta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温斯顿特效: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的艺术历程

著 者: [美] 乔迪·邓肯

策划编辑: 陆特丹 张文葳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38355)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8

印 张: 43

字 数: 95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图字 01-2013-1690

ISBN 978-7-5100-7789-0

定价: 3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献给斯坦·温斯顿

1946—2008

序言 詹姆斯·卡梅隆	3
菲伊·雷	4
前言	5
早年生活	7
奥斯卡来了 1972—1981	
早期工作	13
机器人风暴 1982—1984	
声名鹊起	33
终身追随者	54
怪兽大乱斗 1985—1991	
经典角色	73
作为导演的斯坦·温斯顿	140
节日贺卡	152
恐龙！恐龙！ 1992—1999	
成为明星	157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广告	240
斯坦·温斯顿数码	244
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2000年以后	
继续成长	251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	300
斯坦·温斯顿电影公司	301
李奥纳多	306
斯坦·温斯顿怪兽玩具	310
斯坦·温斯顿艺术	316
展望未来	323
译者后记	326
附录 荣誉与奖项	327
作品年表	329
斯坦·温斯顿工作室名录	330





上图：《终结者2》片头字幕紧张情节的一个画面。

下一页

上图：詹姆斯·卡梅隆在指导一个实景特效的拍摄。戏中，T-1000（罗伯特·帕特里克饰）用金属指手指的指尖刺穿了莎拉·康纳（琳达·汉密尔顿饰）的肩膀。卡梅隆设计的这个场景需要在帕特里克向琳达刺去、手指刚刚滑出取景框以下时，摄影机就迅速摇过去停在琳达的肩上，那儿已事先安放好了一根尖刺，这个场景不使用任何剪切手段，所以帕特里克、汉密尔顿、摄影师，以及负责操控人偶模型的约翰·罗森格兰特等每个人的动作都必须协调一致，完美同步。

下图：卡梅隆为《异形》中的外星“异形王后”所画的原始概念图。

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对我真正产生过影响的人屈指可数，他们不但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更启发并帮助了我，是我的工作伙伴，也是我的对手。斯坦·温斯顿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3年，与斯坦初次相遇时，我正在到处寻找能为《终结者》（*The Terminator*, 1983）制作特效造型的人选。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朋克，渴望点燃全世界，身上带着满满一画夹的草图和无数的低成本特效方案。有一位造型师向我推荐斯坦，但他又警告我说斯坦有点“小疯狂”。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得到了印证：斯坦的“疯”完完全全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激情，胸怀宽广又风趣无比，永远刺激着你迎接挑战，冲过去玩一把。他浑身上下都有一股子狂热劲儿，像个疯子科学家。他很喜欢我的草图，尽管他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画出来。我们当即开始头脑风暴，设想如何能完成那些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创造一个终极机器人角色。我们要的，不是在活人外面套一件机器人的外衣，而是一个由伺服电动和液压传动支撑的高度可信的“内骨骼”存在体。在所有电影机器人中，这是一个“圣杯”式的角色，在前CG时代，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特别是我们又属于低成本制作。但斯坦的热情被激发了出来，他不但毫无畏惧，反而为可能的前景激动不已。

我立马知道以这家伙的疯狂程度，他一定能承担起重任，创造出我的“终结者”来。后来，这一点也同样得到了证实。

斯坦和他的团队以极其微不足道的预算完成了一项令人惊奇的工作，塑造出一个电影史上经典的幻想人物形象。而我所未料到而又最为钦羡的，是在艺术匠心和技术妙想之外，他最为杰出的天赋——团队领导才能。带领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团队，无异于放牧一群野猫，而斯坦的本事在于，他既能激发别人超越自我，拿出他们的最佳表现，又能牢牢地把控住方向。斯坦自己就是个颇有天赋的画家、雕塑家，这是他能给团队带来灵感的关键所在。他能说，也能做。通常，艺术家独有的自负会削弱领导团队的效率，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下属的创造力变得迟钝。但对斯坦而言，没有人会说他不自信，但他确实既能身体力行地做出表率，又丝毫不会压抑手下员工能力的发挥。相反，他总是十分欣赏并竭力赞誉他们的工作，让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光彩，且仍然围绕着影片的大目标，围绕着斯坦·温斯顿工作室。

那些在1983年与他一同创造了“终结者”角色的兄弟们最终留了下来，至今依然与他在一起，这就是对他种种能力的高度礼赞。约翰·罗森格兰特、谢恩·马汉都是当年为制作终结者而招来的，他们最后成了斯坦团队的核心。我在1985~1986年间的《异形2》（*Aliens*, 1986）制作中再次与斯坦及其团队合作，然后是《终结者2：审判日》（*The Terminator 2: Judgement Day*, 1991），然后又是在《终结者2》3D版（*T2-3D: Battle Across Time*, 1996）。23年后的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正在与我一起工作，

序言

为我的新片《阿凡达》(Avatar, 2009)设计角色形象……他们的团队合作、工作动力和艺术创造性令我非常敬佩,在这些方面没有哪个特效造型团队能与之相提并论。与斯坦团队合作永远是愉快的,因为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挑战,并把接受这种挑战当作自己的日常工作。

在《终结者》取得成功后的一年,有一天我跟斯坦和他的小伙子们一起去他大楼后面的停车场,那儿有几个特技替身演员正披挂齐全地被一架起重机吊在半空中,我们用黑色的塑料垃圾袋贴满他们全身,再给他们装上一个巨大的吹塑泡沫做成的头,制造出异形皇后的一个剪影。这回我们又大胆地一头扎进了一个从未有人敢涉足的领域,同时我们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特效角色设计,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进行机电模型驱动和人工操控。然而一天的试验下来,我们会心相望,知道这事有把握成功。从此,一次新的冒险旅程又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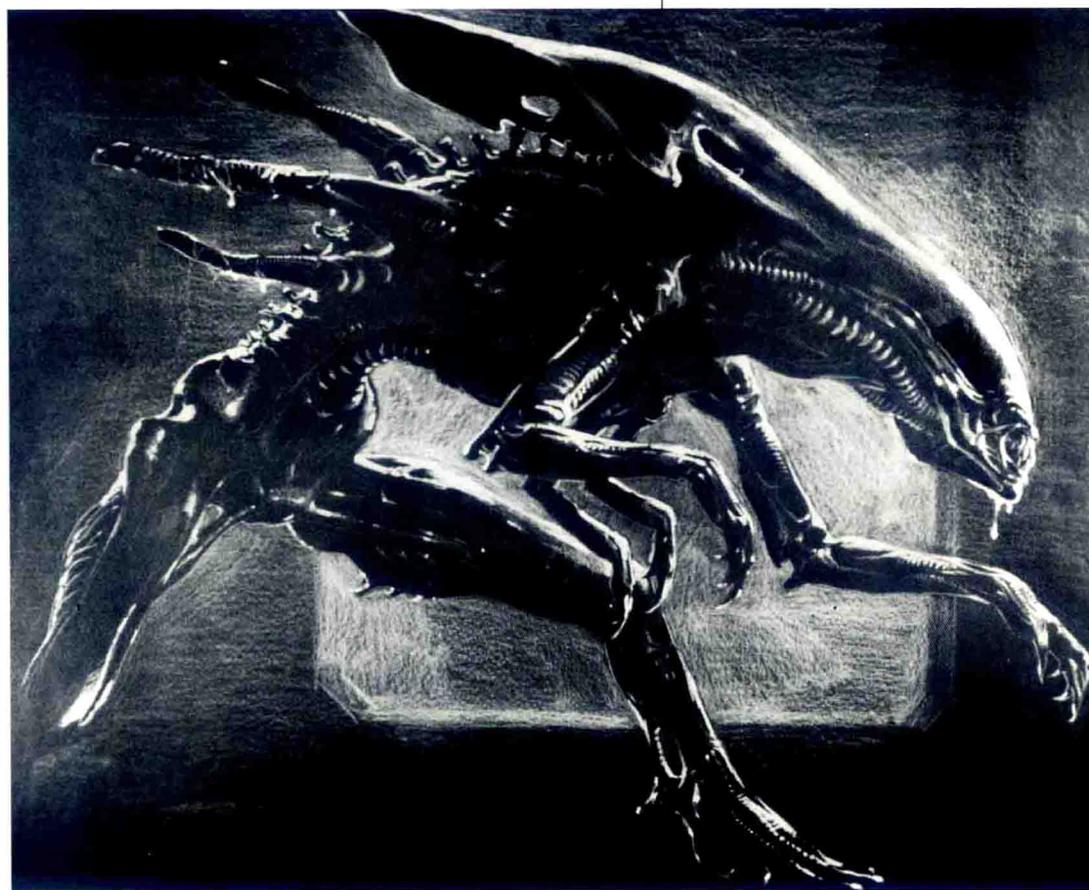
《异形》为斯坦赢得了个当之无愧的奥斯卡奖,几年后的《终结者2》又让他再次问鼎奥斯卡。能与朋友携手合作并让这种合作为他们带来成功,真是再没什么比这更让人满足了。

《终结者2》之后,我和斯坦都认识到,CG特效在创造观众喜闻乐见的幻想角色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于是我们共同创立了数字领域公司(Digital Domain),这是第一个全数字的视觉特效机构,在CG时代的早期我们共同引领着它。我们野心勃勃,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与挑战,我们的友谊都坚如磐石。我们信任对方的判断,在我们齐心协力之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时我们为拍摄电影搭建了一个巨型列车的布景,我和斯坦想让它派上用场,所以就开始制作3D版的《终结者2》。这是数字领域公司为环球影业公司的一个主题公园制作的3D景观,我们联合指导制作了这3D景观的影像软件,甚至还说服了我们共同的朋友阿诺·施瓦辛格来主演这部影片。我们两个人可以说都具有相当强的个性,但是我们的合作却惊人的轻松。我认为斯坦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扬长避短地驾驭自己艺术家的强烈个性。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斯坦依然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周日清晨一起驾摩托车兜风,一起聊些新奇而又绝妙的怪兽设计。斯坦的眼中依然还闪烁着当年的那种亮光,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时就被其触动过的激情和智慧之光。如今他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不仅为电影继续创造着极其迷人的幻想角色,还在设计他自己的系列玩具和漫画书。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每天都在启发着我一定要与内心深处的少年情怀永远为伴,我相信,这种情怀对于任何一个在奇幻、科幻的世界里耕耘的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本你即将展开的书籍记载了电影领域中一个最奇妙的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同时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团队的褒扬。如果你是影迷,可以借此一瞥银幕背后当今世界最好的特效造型师、最棒的怪兽制作专家们的创意和技术实施过程,那将令你大开眼界;如果你正在考虑进入这一行业,本书是入门必读。

詹姆斯·卡梅隆

2006年7月于洛杉矶



序言

下图：1933年版电影《金刚》的女主角，已故明星菲伊·雷女士是斯坦·温斯顿之友，她在洛杉矶市政府为她颁发的“金刚日”奖状上模仿颁奖辞签写了个人题献辞：“因斯坦·温斯顿是我的好友，我特在此1994年5月26日将本奖状献给他。——带着爱与敬仰，菲伊·雷敬上”^①

① 该奖状是1993年洛杉矶市政府为纪念《金刚》上映50周年而颁发给菲伊·雷个人的，上面的印刷体全文内容为：洛杉矶市政府 / 金刚日奖状 / 因《金刚》摄制于1932年而上映于1933年并立即成为当时最为成功的电影 / 因原始的《金刚》成了后续相关主题电影的榜样 / 因迄今为止《金刚》是电视上被点播最多的五部电影之一并成了美国民俗的一部分 / 因《金刚》为电影工业的特效与戏法、摄影艺术、电影配乐、音效、特别是为剧本写作的想象力树立了标杆 / 现在，因以上缘由，我，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为祝贺《金刚》50周年，特表彰菲伊·雷在该影片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并指定此5月26日为“金刚日”。

有一次，在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家庭聚会中，我坐在一张大圆桌旁边，注意到桌对面的一对夫妇。男人有一张艺术家的脸，瘦削而若有所思，在一群热烈谈论养生保健的七姑八姨、叔叔伯伯、表兄表妹里面，他大大的黑眼睛在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之外搜寻着什么。这个年轻的黑眼睛艺术家，他的兴趣在别处。电影特效是他的最爱，而坐在他右边的那位漂亮女子呢，则对他所感兴趣的无论什么都热情洋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曾读到过一本米尔尼（AA Milne）的小说，名字叫《两个人》（Two People）。我很喜欢那本书，至今不改。完美分享的二人生活确实有一种力量，它会产生一种涟漪，将种种正面的影响力一圈、一圈、又一圈地传开。

后来不久，我们就坐在一起共进晚餐了，只有我们三人。当

时我真的很享受被两个快乐的人儿陪伴，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们听。斯坦·温斯顿拿起他的餐巾，隔在他和他可爱的妻子之间，挂起一道帘子，然后大声地跟我说了一句悄悄话：“快乐的是她——我是不快乐的。”我立即明白他是多么强烈地爱着她。他永远风趣的天性就这样证实了我所知道的一切。

去他的工作室，我很高兴。我看着小丑一样的斯坦身上流淌出一串串精彩的玩笑，一些高难度的特效就这样完成了。正因为他将这种风趣注入工作之中，一个创意工作室的气氛被激活了，我觉得这些事都完成得很快，也更加完美。



PROCLAMATION

King Kong Day

WHEREAS, KING KONG WAS PRODUCED IN 1932 AND RELEASED IN 1933 AND IMMEDIATELY BECAME THE MOST SUCCESSFUL PICTURE OF THE PERIOD, AND

WHEREAS, THE ORIGINAL KING KONG BECAME A MODEL FOR SUBSEQUENT FILMS WITH A CLOSELY RELATED THEME, AND

WHEREAS, TO THIS DAY KING KONG IS ONE OF THE TOP FIVE MOST REQUESTED FILMS ON TELEVISION AND HAS BECOME PART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AND

WHEREAS, KING KONG SET STANDARDS FOR THE FILM INDUSTRY IN SPECIAL EFFECTS, TRICK PHOTOGRAPHY, CINEMATOGRAPHY, MUSIC SCORING, SOUND EFFECT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AGINATION IN SCRIPT WRITING:

NOW, THEREFORE, I, TOM BRADLEY, MAYOR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CONGRATULATE KING KONG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AND COMMEND FAY WRAY FOR HER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FILM AND DESIGNATE THIS DAY, MAY 26TH, AS "KING KONG DAY".



Tom Bradley
MAYOR

It has been 50 years since my friend, I present this to you on the 26th day of May 1994 - with love and appreciation.
Fay Wray

前言



有一条流行的汽车尾贴是这么说的：“玩具好才玩得赢。”（The guy with the best toys wins.）。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斯坦·温斯顿将是无可争议的赢家。只要去一下他的工作室就知道了，那儿到处是真人尺寸的机器人、会一边走一边说话的泰迪熊、体型庞大的恐龙、活灵活现的外星异形，还有可怕的僵尸、幽灵、狼人，以及最炫最酷的玩具兵，那感觉简直如同服完兴奋剂后去参观纽约第五大道上著名的FAO施瓦茨玩具主题商店。

差不多40年前，斯坦·温斯顿像无数早于他、晚于他的人们一样，来到好莱坞想要当一名演员。现在呢，他会带着不以为然的大笑第一个向人们承认，他在那个目标上失败得很惨。而在他真正成功的地方，他成功得无比辉煌——他成了整个电影工业历史上迄今最著名、最受业内尊崇的特效造型大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是一个、两个或三个，而是几乎所有成为经典银幕形象的电影怪兽或特效角色造型，都可以归在斯坦·温斯顿工作室的名下。终结者的内骨骼生化机器人、铁血战士，《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1993）里的霸王龙和其他恐龙、剪刀手爱德华、吸血鬼莱斯塔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2001）里的机器人泰迪熊——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银幕形象，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温斯顿和他的天才艺术家们的杰出想象。也许温斯顿没能成为一名演员，但他通过机电驱动的角色模型和独创性的造型设计，创造了比号称“魔鬼千面人”的演员朗·钱尼（Lon Chaney）还要多的银幕形象。

显然，如果在汽车保险杠的贴胶上写道“从家人、朋友和同事那儿赢得最大尊重和爱戴的人拥有必赢胜算”，这话可能太长，也太不能抓人眼球了，但这么说就没那么玩世不恭，最终也显得更为贴近真实。确实，斯坦·温斯顿是个大赢家。他对皮夹克、跑车和摩托车，以及“好莱坞”朋友们的热爱，和他那疾风般的性格与自信力，从来没有真正盖过他正直诚实且极其善良慷慨的入性。温斯顿的个性从他坚实而长久的、已长达37年的婚姻中，从他于儿女们和孙儿女们的亲密关系中，以及从他的员工们的忠诚度中都可见一斑，他们很多都已经在他麾下愉快地服务了20多年。在特效造型设计领域，很多人都是在斯坦·温斯顿的呵护

与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笔者听到的很多故事都很能说明温斯顿的为人。人们一遍遍地讲述温斯顿多么慷慨，有困难时刻的经济扶助，也有养家育儿的父亲般的忠告。曾经有一位年轻员工的母亲不幸去世，温斯顿主动加入到哀悼的家庭成员之中；他还为一位员工发起过募捐活动，以帮助其患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孩子……

那样一种人性光彩，也是温斯顿缔造的传统中的一部分，是“温斯顿效应”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斯坦·温斯顿工作室不仅仅是一个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范奈斯小城的优雅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高科技玩具的仙境，或者是一个电影经典角色造型的博物馆，也不仅仅是斯坦自己所说的“鲜活的、呼吸着的作品集”。斯坦·温斯顿工作室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态度，一种哲学，一种理想——它制作电影的方式、创造特效造型的方式，以及创造者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乔迪·邓肯，2006年5月于洛杉矶

右图：特效造型大师斯坦·温斯顿。他在入行之初摄于影片《寄生魔种》片场。

下图：现在的斯坦·温斯顿。在他身后是斯坦·温斯顿工作室为《侏罗纪公园》设计制作的原物尺寸机电驱动霸王龙模型。





上图从左至右：8个月大的斯坦·温斯顿/童年的斯坦·温斯顿。摄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城的住家街区，斯坦·温斯顿在这里长大。13岁的斯坦·温斯顿自己设计装扮成狼人。

在1959年的万圣节之夜，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小城的居民区街道上，出现了一种比用床单裹成的幽灵和临时拼凑的海盗装更可怕的东西。在那个凉飕飕的秋夜里，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起初还在玩些小小的恶作剧，挨家挨户讨要他们应得的焦糖苹果、好时巧克力棒和玉米糖什么的，不久就传来了他们惊恐的尖叫。只见他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向身边最近的成年人，惊魂未定地向他们描述这样的情景：一只长着獠牙、面目丑恶的狼人从树丛中跳出来扑向他们。孩子们的描述引起了一位家长的重视，他向警方报告了此事，警方立即出动了一个巡逻队来到附近街区，调查这桩可疑事件。

他们慢慢在事发街区巡查，一位警官注意到远处有个可疑的家伙正沿着路边人行道行走，肩上的披风连着一个兜帽遮住了头。巡逻车在路边停下，警官摇下车窗，对着黑影大喊：“喂！附近看见什么魔鬼了没？有没有狼人啊？”那个被帽子兜住头的家伙慢慢转过身来，露出满是毛发的脸，朝警车龇牙咧嘴地嚎叫起来。

原来这“狼人”不过是个乔装打扮的瘦弱小孩，穿戴着用心缝制的万圣节服饰。几个警察这下才恍然大悟，他们假装恐惧，朝搭档大叫一声“快跑啊！”，于是警车在万圣之夜魂灵的惊骇之下，一溜烟开走不见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穿万圣节的服装，”斯坦·温斯顿，也就是这个故事里的13岁“狼孩”回忆说，“我玩得高兴极了！我没去讨什么糖果，而是穿着这件自制的狼人装到处去吓唬别的孩子，简直好玩得不得了！还有什么比那更有趣的呢？”

在斯坦的童年家庭环境中，没有什么能跟这件万圣之夜的趣闻轶事扯上关系。1946年4月7日，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慈爱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叫作温

氏（Wynn's）的女性服饰连锁店。母亲丽亚主要操持着家庭服装店的生意，而父亲裘里斯则打理家务。“可以说我父亲比我母亲更像母亲。我母亲倒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但她在店里忙起来的时候，我父亲就得负责给我们做早餐，送我们上学。”

要说裘里斯·温斯顿对家庭生意缺乏热情，那也是因为他零售业并非他的职业首选。他在法学院的成绩还可以，21岁时通过了乔治亚律师协会的考试，但大萧条时代的经济导致了法律职位稀缺，他不得不放弃梦想。这个错误，他的儿子不能再犯。

童年斯坦的梦想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被激活了，他常常像是被施了催眠术一样坐在那儿，盯着闪烁的大银幕发呆，那上面正放映着重新发行的老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 1939）、《金刚》（*King Kong*, 1933）以及那些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恐怖片。“我在电影院看了所有的科幻片和奇幻片，后来我又在电视上看，一遍遍地看。我也是迪士尼电影的狂热影迷，从未落下任何一部迪士尼卡通片。放《小鹿斑比》（*Bambi*, 1942）时我也在那儿跟所有人一起大喊大叫。但我对老恐怖片情有独钟，里面有很多人们幻想出来的怪物，比如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扮演的怪物弗兰肯斯坦、朗·钱尼扮演的狼人、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扮演的巴黎圣母院钟楼怪人，还有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扮演的杰克尔博士与海德先生——我对他们全都迷得不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夏令营里我们每人做了一个木制书架，我在自己那个上面用火烧出了一只狼人的图案来做装饰。”

更多的时候，他用纸和铅笔来表达自己的迷恋，在描画那些深爱的电影怪兽角色时，斯坦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才能。在他的艺术特质中，有一种对戏剧性的偏好，这是他在拿自己的玩

早年生活

具编演木偶戏、为家人和朋友表演魔术戏法的时候培养起来的。父母很支持他的艺术兴趣，送他去学习音乐，还请了私人家教教授艺术。但是他们也为这种支持附加了严格的条件，那就是责任。少年时期的温斯顿就承担了好多工作，比如割草、在商场里给货架码货、在餐馆当招待等等。“我父母给我灌输了非常严格的工作伦理，无论我想要什么——比如去看周六的日场电影，或者买个新玩偶什么的——他们总是会‘好啊，把钱挣来就行。’那种‘什么都行，但要自己去挣’的态度影响了我整个人生。”

到温斯顿进入大学的时候，那种责任感已经在他心里深深扎根了。虽然他对艺术世界无比向往，可现实生活的各种务实考量，以及父母的期待，对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我父母的态度是那种，‘斯坦啊，爱好归爱好，到时候你还得想明白将来自己要以为什么为职业。’我们家的人都是些医生或者律师——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家——他们期望我也选择那一类职业。所以他们先由着我玩我的玩偶，画我的怪兽，却从没有想过这些爱好可能最终变成我的职业。”

在家庭期待的驱使下，温斯顿报读了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打算将来当个牙医。在牙医预科期间，他的雕塑课成绩优秀，而必修课却相当糟糕。总的来说，学校的功课他都不太喜欢。一年级结束后，他跟父母说要转专业去主修艺术，辅修戏剧。这可是件惊天的大事！“我想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肯定难过极了。他们把我送到大学里去，好让我出来时就能在现实社会里养活自己。而我却跟他们说我想当艺术家，想当演员！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当艺术家是无法谋生的，而我竟然还有当演员的想法，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如五雷轰顶一般。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接受了，并支持我的决定。”

温斯顿的父母在世时就看到了他们当初的支持是值得的，温斯顿对此深感欣慰。“我父亲看到了我第一次获得艾美奖，而母亲看到了我获得奥斯卡大奖。在他们双双过世之前，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能担负起责任的人了。我还是在玩，在制作怪兽和玩偶，还在玩魔术，但同时也挣得了自己的生活。”

学习方向突然转移，温斯顿一头扎进了大学艺术系，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那儿找到了灵感，特别是米开朗基罗给了他深刻的影响。“那一时期的艺术家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他们的绘画和雕塑中那种解剖学意义上的细节和动态，以及怎样用这些细节和动态为一尊人像赋予生命。我对文艺复兴期间艺术家的理解，我研究他们时所得到的灵感，在我未来的工作中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温斯顿也在学校的戏剧系里尽力探索，出演了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以及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荒野情》（*Ah, Wilderness!*, 1935），

而且还得到了不错的评论。他还去夏洛特维尔附近的晚餐剧场兼职，作为舞台经理兼司仪，在晚上的戏剧节目开始之前，他常常需要走上舞台暖场。“我特别记得有一次为著名音乐剧《异想天开》（*The Fantastiks*, 1995）所做的暖场表演。我走上台去，做了些喜剧表演，讲了些俏皮话。第二天的报纸上，演出得到了热情的评论，批评家赞扬了所有演员，称赞这个戏剧之夜多么美妙。‘但是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企图让观众暖场的难民船船长。’评论者的原话就是这样的，我简直无地自容。”

但是温斯顿还是决心要当演员。他做好计划，一毕业就马上搬去好莱坞，而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选择了更为传统的路。姐姐雪莉后来成了自由撰稿人，在《电视指南》（*TV Guide*）这类杂志发表文章，直到1997年去世。哥哥罗德与温斯顿关系最近，他满足了父母所有的愿望，并代替父亲实现了梦想，在亚特兰大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我哥哥得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他走上了我们都曾被希望走上的道路，而我是一个不肖之子，我喊着，‘我要开车去好莱坞，我要当明星！’你瞧，我要的并不是当演员，我想要当‘明星’！而那是我第一个大错。”

1968年春，温斯顿完成了大学学业，经过一番盘算，往车里塞满行李，就一路向西来到洛杉矶。他干起各种零活，为电气产品公司当过送货员，为《洛杉矶时报》当过电话订报的推

下图：新婚的斯坦·温斯顿和卡伦·温斯顿在一起切婚礼蛋糕。摄于1969年2月8日。



右图：梦想当演员的斯坦·温斯顿。这是当年他的个人作品简历中的一张照片。

下图：在做人猿造型初步测试的温斯顿。摄于1970年1月。



销售员。他住过的地方简直五花八门。“我在这儿有个叔叔，他让我在他家住了一阵。有一阵我跟大学同屋的女朋友以及其他几个女孩住在一起。在一群女人堆里，我就像个雄性吉祥物，就像约翰·雷特尔（John Ritter）在系列电视喜剧《三人行》（*Three's Company*）中的角色一样。”

虽然身陷女人堆里，温斯顿的心却与留在家乡的另一个姑娘连在一起，她就是卡伦·路易斯·迪普蕾（Karen Louise Duprey），她是温斯顿在去华盛顿特区最早的几个“单身者”夜总会时遇到的。“简直就像是电影，”温斯顿回忆着他们的初次相遇，“我看见她从拥挤的屋子穿过，像是升格的慢动作镜头，我立即觉得她就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在大学的几年里曾为自己苦心经营了一副花花公子的形象，这下他立即放弃了从前的战略，变成一个用情专一的男子，在去好莱坞追寻他的明星梦之前，他就向卡伦求婚了。由于温斯顿一心想要攒钱为她买一枚戒指，在洛杉矶最初那几个月里，他尽可能多找了份工作，尽可能多干些工时。1969年2月，在他离开弗吉尼亚刚刚8个月后，这对年轻人就步入了婚姻之门，至今已有37年了。

新婚的温斯顿夫妇勉强安顿下来，靠的是温斯顿父母每周寄来的25美元，以及他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上挣来的微薄工钱。当时他有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当差，有个唬人头衔叫“分社助理经理”。在这个头衔的掩盖下，温斯顿真正的差使其实是催促人们到期付款，如果不能付款，则把他们的百科全书收回。“我必须从他们手里硬生生地把那些百科全书抢夺过来！这是件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的工作！”另外一份兼职的活儿就好多了，是在一间学校里教婴儿游泳，学校是克里斯托·斯卡布罗（Crystal Scarborough）依据其著名的理论创立的，说是婴儿在学会走路之前可以先学会游泳。“这件工作令人愉快，跟那份百科全书的差事完全不同。我喜欢孩子，教婴儿游泳真是一段无比美

妙的经历。”有一个婴儿的父亲是专门戏仿名人的喜剧演员弗兰克·乔辛（Frank Gorshin），他当时最著名的演出是模仿蝙蝠侠中的反派角色“谜语人”，就是亚当·韦斯特（Adam West）主演的那部装模作样的电视剧集《蝙蝠侠》（*Batman*, 1966）里的莱德勒这一角色。令温斯顿预想不到的是，将来有一天，他自己会作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参与创造另一个著名的《蝙蝠侠》反派角色。

温斯顿在洛杉矶待了一年也没找到一次表演的机会，除了在没收别人的百科全书时假装凶恶以外，在通往演艺生涯的道路上他唯一的进展就是拍摄了自己的头像。但他没能找到经纪人，没有经纪人的话，就无法得到试镜的机会。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电影院的黑暗包围中，再次找到了灵感。在一次观看科幻惊悚片《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8）时，电影中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特效造型让他开始产生一个想法。“坐在那里看着《人猿星球》时，我对自己说，‘或许，我可以一边等着当明星，一边先干点造型师的工作吧。’这方面我有不错的背景，在大学里，我在弗吉尼亚表演团当过特效造型部门的负责人，因为我是那儿唯一有过艺术背景的人，我是个画家兼雕塑家，当造型师可以用得上我的技术。我可能当不了演员，但我可以跟演员一起工作，这样我就可以进入电影行业了，我既可以成为电影创造过程中的一部分，又能养活自己。我现在有了妻子，不久就会有儿子，父母灌输给我的工作伦理和家庭责任感都要求我必须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那个时候，对实际生活的考虑和我内心中想要做些创造性工作的渴望，这两方面的想法终于汇集到了一起。‘也许，我可以当个造型师吧！’我对自己说。”



斯坦是我的徒弟，但他多才多艺，我们其实是互相学习。他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简直狂野无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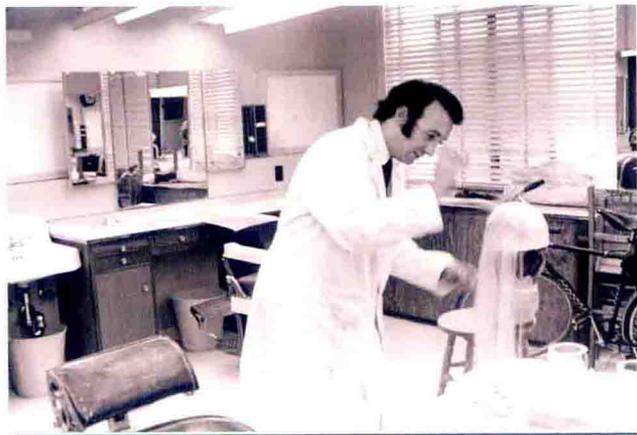
——鲍勃·席费尔

有此灵光一闪，温斯顿立刻给城里的几个主要的制片公司打电话，询问如何可以成为一名造型师。“没有人能给我任何信息，这非常令人泄气。不过，我接下来又给米高梅的比尔·塔特尔(Bill Tuttle)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是米高梅特效造型部门的负责人。在跟我谈过话的人里面他是最好的一位，非常热心，非常包容。”比尔·塔特尔跟温斯顿提到了一个由 IATSE 资助的造型师培训班，IATSE 是美国电影行业工会。“他告诉我如何领取申请表，去哪儿找人。于是我递交了申请，他们很快为我安排了面试。”

由于手头没有正式的相关作品集，温斯顿迅速在自己和朋友脸上做了些化妆效果，然后拿一台即时成像的宝丽来相机拍下了照片。虽然那些照片很粗糙，但它们无疑展示出了温斯顿的某些潜力，于是在近 200 位申请人里面，温斯顿和另一个人，一个来自造型师家庭的叫作吉姆·菲利普斯(Jim Phillips)的小伙子，被挑选了出来。温斯顿被分配去华特·迪士尼公司，而菲利普斯被送去了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他们俩是这一造型师培训班输送给电影工业的最后两个人，后来这个培训班就停办了。

在迪士尼的 3 年里，温斯顿修了共 6000 小时的培训课程，他的师傅是特效造型界元老鲍勃·席费尔(Bob Schiffer)，他从 1930 年代就开始做造型师，他名下的造型作品包括了众多的著名电影，比如《大地》(The Good Earth, 1937)、《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 1939)、《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1939)、《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 1962)、《埃及艳后》(Cleopatra, 1963) 等等。在席费尔的专业教导下，温斯顿进一步磨炼了自己的雕塑技巧，同时学会了化妆术的许多工艺层面的技术，比如真人翻模、模型制作，以及发泡橡胶造型等等。今天，在斯坦·温斯顿工作室二楼的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张照片，是席费尔为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设计造型的情景。这张照片见证了温斯顿对他人生导师的感恩之情。席费尔于 2005 年去世。“鲍勃老说，没人记得住是谁教会了米开朗基罗艺术，”温斯顿感叹道，“但我会永远记得，是他教会了我。”

满师之后，温斯顿羽翼丰满，开始了他的造型设计生涯。他在恩西诺自家的车库里建立了第一个“斯坦·温斯顿工作室”，那是他与卡伦和蹒跚学步的儿子马修的小小蜗居。温斯顿即使在开始这个新职业之际，内心深处依然还藏着表演的梦想，依然渴望当明星。他完全不知道，这条曲线绕道的变通之路，正是一条把他引向那儿的正路。



从上至下：在学徒期间，温斯顿随迪士尼的特效造型部门参与了《飞天万能床》的制作，但未署名。/ 温斯顿与一只背景人猿角色。摄于《决战猩球》拍摄现场，该片是《人猿星球》诸多续集之一，原片惊人的人猿特效造型由约翰·钱伯斯设计，就是这部电影启发了温斯顿进入特效造型行业。/ 温斯顿出师之后的早期工作之一，是为 1974 年电视版的《人猿星球》剧集设计假面造型。



奥斯卡来了

1972—1981



